愼刑錄

慎刑録卷三

蔣常覘嫗語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衛州二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二衛刀殺逖其刀却內鞘中正等不知覺也至明店人趂正等拔刀血甚狼藉因禁正等拷訊苦痛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至則總追店近人十五以上集爲人數不足且放散唯留一老嫗年八十以上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

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云使人作何推勘如是三日並是此人常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逖妻姦殺逖有實奏之勅賜常絲二百疋遷御史

張舉辯燒猪

張舉吳人也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詎而不

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莊遵聞哭姦

莊遵爲揚州刺史巡行部内忽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於屍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即按之乃伏其罪

胡質察色

魏志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曰此人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見質而色動遂窮詰其情若乃首殺顯之罪

承天情斷

宋何承天爲行軍參軍時鄢陵縣吏孫滿射鳥戲中直師雖不傷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以犯蹕罪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

與之重加以共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也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

從事對兒

近代有人因行商回見其妻爲姦盜所殺支體具存但不見首旣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遽執壻入官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不任其苦乃自誣殺妻案狀旣成皆以爲不謬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人命一死不可復生苟或誣舉典刑其能

追悔乎必請緩而窮之且爲夫之情孰忍殺其妻縱有隙而害之必作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不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讞議從事乃别開其第權作狴牢慎擇司存移比繫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鍵戶棘垣不使洩於外更令仵作行人各供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去處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否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只言殂却妳子五更初墻頭舁過

凶器其間極輕有似無物見瘞在某坊遽遣發之果獲一女子首遂將首對屍令繫者驗認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妳子函首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畜之斷豪士棄市

出玉堂閒話

周紆屍語

後漢周紆字文通爲邵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於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笑狀陰察視其口

眼中乃有稍芒客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有疑吾與死人共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栲問具服云不是殺人但取道傍死人也自後莫敢犯之

陸雲察隨姦

吳陸雲字士龍爲浚儀令有人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錄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曰有一男子共語便縛來果得之云妻謀殺之

子產聞哭懼

鄭子産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姦也出獨異志

杜亞察誣毒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揚日有倚郭之巨富者邸店童僕埒於王侯之家父亡未朞有繼親在奉之不以道母憤恚不勝後稍解因元日上壽於母母賜於子子受之欲飲疑酒有毒覆地地墳秀

詢其毋曰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毋撫膺曰天乎天乎明鑒在上何當厚誣雖死不伏職者擒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毋壽酒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又問曰毋賜觴何來亦曰長婦之執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也曰則此子之妻也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其毋乎乃令驅側劾之乃知夫妻同謀欲害其毋置之於法

常皋劾司店

唐常皋之鎮劒南日鄉俗之弊逆旅大賈有貨殖

萬餘者因病而酖之既卒所有財貨十隱其七八因茲多致富盛公察知之有北客蘇延家屬太鹵因商販於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報於公公使驗其簿已被店主易其文字纔遺一二公乃究尋經過客勘於里屬辭多異同遂劾其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餘人悉命付法由是劒南無橫死之客

莊遵壁聽姦

莊遵初爲長安令後遷爲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

陽令女子與人殺其夫其叔覺乃來赴賊女子即以血塗叔因大呼曰柰何欲愛於我而殺其兄即便告官官司拷其叔太過因而自誣其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爲大逆速置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察於嫂壁下聽之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邪嫂曰不疑圖相與大喜吏即擒之叔遂獲免

崇龜集屠刀

唐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貌皙稍

殊於負販之伍泊船於高岸次有高門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艷態妖容殊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送少年乘便言曰某黃昏當詣宅矣亦無難色微笑而已既昏瞑果啓扉伺之此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即突入姬即趨而就之盜以為人擒已也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其家亦未知覺商家之子旋至纔入其戶即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聞逗血之聲未已又捫之有人卧遂徑走出一夜解維比

明巳行百里餘其家跡其血至江岍遂狀訟於
府主窮詰岸上居人云近日有某客船一隻夜
來徑發官差人追及械於圓室掠拷備至具實
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刀納於府主乃屠刀
也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會合境庖丁俱集
於毬場以俟宰殺既集乃傳令曰今日已晚可
翌日而至乃各留刀於厨而去府主乃命取入
諸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日各令詣衙取
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有一屠最在後不肯

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之此何人刀邪曰此某人之刀也乃問其所居處命擒則竄矣於是乃以他囚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僞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日日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囚不兩夕果歸家即擒之具首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君子謂彭城公察獄明矣

韓滉聽哀懼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曹公登萬歲樓宴方酣

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晉公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鄭子產曰夫人於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姦也

敏中疑無贓

宋丞相向敏中字常之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而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强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誘婦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

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傍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但云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某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杖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其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某甲所

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獲之案問具狀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

張詠勘賊僧

宋尚書張詠字復之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旣而案問果有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司馬議謀殺

司馬文正公名光字君實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許遵讞之有司當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與故殺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從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范公疑姦毒

丞相范純仁知齊州時錄事參軍宋儋年中毒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漫汙幎帛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爲寵妾與小吏爲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鱉肉中公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邪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吃鱉肉爲坐客所并及客散醉歸置毒酒杯中而殺之承置毒鱉肉者覬他日獄變爲逃死之計也人以爲公發

姦擿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寃無以申於地下矣

公謹限擒賊

明昌間景州一婦畜二姦夫隸卒馬全王二皆不使相知也婦欲歸寧與王二約曰城外某樹下相會馬全適聞之爲恨先往婦至輒殺之婦父因事入城問女所在姑曰昨巳往覲家家也父愕然尋跡於某樹下得屍告之於官有司按其姑曰近日有與兒婦共語約者否姑曰某坊王

二寔約之遂收王二推勘不勝苦楚招之勘者復問婦所挈衣物所在王二漫指於某道傍某樹下埋之使人往索得之將至王二駭然曰如何果有吏人張公謹曰此虗招也權州能假三日限爲擒此賊從之公謹詢於勘院門者曰我昨勘事時曾有人在垣外否門者曰隸卒馬全者在垣久之而後去復詢於城門吏曰昨晚曾有挈衣囊出城者否曰有馬全者膶人靜而後出也公謹曰此事審矣攝全至一問即承時人

稱爲神明

漢武明經

漢景帝時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以殺母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絶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

揚牧晳巫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歸其兄慶賓規絶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是弟爲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楊氏託鬼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楚各自欵服崇疑之乃遣二人僞從外來詣慶賓寄弟口信慶賓悵然失色崇乃攝而問之卽自引伏數日間思安亦爲人縛至崇笞女巫一百遂釋蓋等

曹攄明婦

晉曹攄爲臨淄令日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

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憫之密自殺親黨乃誣其婦婦不勝拷訊即自誣服據初到疑其冤更加辯究具得實情時稱其明

竇阻免喪

唐竇參初為奉元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殺之

蘇渙折取衣

蘇渙郎中知衡州時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為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衣以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為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仲孫疑里胥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及第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常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

捕繫獄將推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邪然亦不敢遽决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薛奎疑賤血

薛簡肅公奎為隰州軍事推官民甞聚博僧舍者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至啓戶賤血汙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州拷訊引伏奎獨

疑之使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謝麟鞫親殺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鬬既而為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訊鞫輒服邑人皆稱神明

唐肅白汚衣

唐肅侍制為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汙其衣為吏所執不能辯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冤而知州

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

趙知録禱天夢猿

昔者成都府羅江縣富室張氏死妻楊氏與女同居有僕雍一掌門户財賦楊氏母女嘗赴人招飲而歸則雍一被殺死矣有司逮其母女婢僕十數人在官經年不决張憲行成到任疑楊氏母女涵濫人殺之以泯跡又疑雍一姤姦而人殺之也死者數人而其母女被拷掠亦無全膚

矣女語毋曰妾旦晚死矣當求直於神决不可誣服以喪名旣而女果死時憲委趙知録推問趙疑其寃齋戒禱于天忽夢一猿當案而立即閱案卷恐有姓袁者吏曰常日送飯者姓袁遂侍袁至引入詰問袁即承服盖是袁殺雍一得銅錢兩篋以去遂放楊氏與一干人而袁正罪焉

易衣懸婦箬籠

昔某州某鄉有高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周

氏歸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頃弟先抱其孩歸久而妻不歸張與其弟同至坐處無有也復至周宅又無有同周復登嶺尋訪則妻死於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欲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刃都官觧頭與刃將弟處死踰年張之鄰人遇其妻於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焉同炊鄰告以故妻泣曰冤哉其時坐嶺上時有一髯客擔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挾刃脅取我衣服與鞋

換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其屍於林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凡半月餘日到此未幾髯客歸二鄰人紐之聞官即承準無詞申刑部取旨髯客處死以款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黜籍邑宰郡司理撿覆官皆降罷二鄰人給元告補兇身賞妻歸夫家先都官迫於官司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

獻卿揣救僧

俞刑部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

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

其有姦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

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文恭夢吳姦

樞密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

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

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

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

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

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壽隆疑火死

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隴縣吏告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一家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逾月果獲乃殺其人而縱火爾

西山夢神訊殺僧

真西山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有子年二十餘屢謀於所厚者欲殺其父時西山以精明稱

所厚者恐累已赴官首之喚其父母問之亦云逮其子赴左院推勘遂即準伏索到鼠尾刀解官但問其故則卒無說喚問其鄰里亦云常挾利刃其謀叵測但其父子之間並無他故獄已成西山疑之攺送府院推勘亦如前疑西山終疑之展轉年餘西山一夕炷香告之天地神祇夢神告之曰此毋怪其然乃是二十年前事了旦起未遑他務首喚程二屏去左右告之曰今日獄已成但爾心下別有何事程倉皇良久曰

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年前做甚麼事來此事我知已悉爾其無隱程乃啞然曰然二十年前有潙山行者在店安歇欲買度牒其貪其財物殺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厨中西山委官籍其家產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人並釋放入府禁審其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曰彼爲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說西山曰你別做生計不見爾父何如其子曰某不會做甚生計西山曰你若做甚生計我自與你一

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瀉山出家去西山遂將所籍家產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時嘉定壬午年也

李允按榜僕

李尚書允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繫頸投井中而以自經爲解者允曰投井故不自經自經豈復能投井必吏有受財者故使不承爾已案吏果然

蔡高驗浮屍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某氏爲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爲仇所殺若不得屍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媪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之因得其迹與媪約曰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屍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

憲司准首義卜

湖北某市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惬其夫

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俊雅遂殺其夫以情告
願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殺夫就取其刀併婦
殺之而去及旦有常在其家工役者至見二屍
相枕流血盈地恐累已即逃須臾隣里大覺執
工役者聞之官不復自明即誣服焉卜者去後
日卜於市自若也聞工役者將正典刑自首其
故憲司以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
與工役者俱釋焉時宋淳祐年間也

恕齋神政

宋理宗時贛州雩都縣黎子倫家被寇刼殺子倫素與其族黎千三兄弟交惡疑之遂訟之邑差縣尉成某體究追解子倫賄尉捕黎千三千五千六及隣里親戚十五人解官殺死十二人汚千六之妻焚其居極其拷掠誣伏無贓與證子倫買囑劉十四爲證私投兵器搜撿解官千三兄弟誣伏焉未幾巡司獲到正寇丁官念二十六名子倫賄以黎爲首丁爲從結欵解州審勘無異申提刑司時吳恕齋革爲憲疑之蓋尉司

取到黎千三初款即無丁官念二同行之詞巡司取到丁官念二初款亦無黎千三名字各各審問黎稱冤而丁官伏罪遂對移趙知錄爲贛縣東尉胡某爲知錄送一千人審覆具得丁念二刼殺之情咸服其辜州縣吏並配廣南知錄趙某零都宰趙某縣尉成某並降罷辟東尉胡某正任知録黎子倫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以其家遭刼免行出穀三十五石與黎千三造屋時以爲神政

補冠得妓首

寶慶年間臨江蕭某赴臨安徃來娼武賽賽家經年所有盡喪娼遂拒之蕭不能給其僕反爲娼用蕭大困逼遂歸家將家產盡賣復徃臨安就蒸餅橋開典舖不復徃娼家矣越二年嘗有人持布衫一領欲典錢五百者蕭止典與三百其人云上舍上舍在武賽賽家使了許多錢不爭今日較這二百錢甚利害蕭曰我自使我錢干你甚事遂以四百錢與之而去其人遂身曰你帶

行人到在武賽賽家你如今慳吝可知不敢去了蕭感其言追憶前事心不能平夜携提籠扣武賽賽門其僕啓關知是夕無客入見武賽賽敘問闊武方應聲蕭斷其頭以去僕亦遂逃蕭致其頭器中淸浸以油致卧榻下時提一觀之曰武賽賽你如今郤識我了明日莫知蹤跡兩廂吏議曰但有張四官人常往娼家乞覔不厭武賽賽亦拗性必其人殺之可尋張四官人覩其辭色縱不是且将去展限遂往尾子裏得張

解官付獄推勘張不勝拷掠乃誣服焉稱刃與武賽賽頭棄海中遂絞于市年餘有寇真主入蕭室蕭驚捕寇忽巡牌者至入蕭室集捕寇巳逃矣巡牌者見床下器中乃武賽賽頭也明日捕蕭鞫之具得其情遂伏其辜仍斬西廂吏以償張命獄官亦定罪有差

樊舍首誤殺

建寧府樊上舍處太學時與左藏庫前文節級妻往來文罔知也嘗飲酒肆客閒隣座有人相語

云此閤内藏庫前文節級妻可觀樊上舍往來其家三年矣每文節級五日一次上宿則上舍必宿其家文聽樊宇未明泯其說及當直宿覔人替之至夜三更時歸家急拳門其妻語上舍曰吾與爾往來三年無知者夫今歸無所逃遂就床頭取鬼頭刀授之曰我與爾俱出我開門爾即殺之及開門天黑不辯人上舍者揮刀誤中其吏遂逃文呼報四隣皆曰適不聞他人聲且刃從何來我等何由知之置文於獄遂誣伏

馬明日赴市就刑見犯由上寫係文節級殺妻事上舍從出街語文節級云你妻是我殺了柰何要要你償命遂到官自首遂止編管杢州時寶慶年間也

陳青釋濕屨

昔有市民王三郎瞰江樓居其妻凭欄食果偶核投舟中少年之巾少年舉首意婦人挑之及暮行入其家闃無人聲隨復登舟覺濕其屨置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旦一

集隣里見血跡直至舟中遂執少年赴官少年
不復自明誣服焉但不見婦人履及刃獄吏指
近江亭牌子似有物視之履與刃也款成獄及
陳青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隣婦問前獄
陳答云已將舟中少年正刑矣嫗啞然曰冤哉
正犯者某獄吏也陳青密以告司理喚獄吏推
問具得其情少年遂得釋獄吏處死陳青由此
退閑教子讀書請漕舉

日隆詰孩語

贑州信豐縣一木匠居嶺之下嶺之上則驛途每由其屋後而達驛途出入甞五更初携礲劉之器他適未及驛途五六丈許見一死屍視之遍體皆血也致之而去及午則里長隣里驗視其致命處則斧痕也衆議以為此匠無疑捕其夫婦繫官不勝拷掠遂争誣伏官疑之年餘不决時宋知録日隆蜀人也以能稱委之専决宋知其寃日日入獄推究皆如前言一日正鞫問時一孩送飯與獄卒而私語宋問之卒以他詞對

宋屏去左右呼孩與十八界官會两貫而詰之孩曰適一人在茶肆與我銅錢五十文令探所勘死事其夫婦何人承認宋即命二卒隨孩捕之以至問曰爾殺人柰何要他人償命其人即承認不匠夫婦遂得釋焉時咸淳年間也

縁琴理僧冤

咸淳年間袁州倅蕭某嘗到清水寺見木魚可供琴屢求之僧不與未幾權守僧遂鋸爲四自留其二以二遺蕭蕭斵爲二琴自留其一以一遺

時相葉西澗夢鼎葉有琴師云琴雖佳但有哀怨聲蕭遂採訪寺中有某僧身死不明其行童負其衣物以去者見在某州開舖遂專兵移文捕之以至付吏鞫勘乃知殺僧而負其衣鉢也遂服其辜

時奚報應

某州王某幹者殺人以銅錢三百千與一村老令代認曰爾認了不致償命但與六七十下棒而已民以為然時奚司理政疑之曉以禍福村民

遂以實告時奚見同因者一人項有刃痕疑為死者傷之故殺死者鞫之未伏王因言於奚以為然且力言於郡守同因者不勝苦遂準伏抵死罪焉奚以平反改秩旋死時咸淳年間也其後幹者認殺人遂伏法方言前所斷者枉也

惟濟辯左手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辯惟濟引問面給其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

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曹駁坐妻

沈存中內翰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毋兄弟數口州司以爲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毋即是義絕况於謀殺不當復坐其妻

宗元守辜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

得原父死鄭克云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罪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張昇窺井

張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哭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吏集隣里驗實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辯昇曰衆不可辯而婦人獨知爲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

歐陽左手

都官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于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乃伏罪

程戡仇門

程戡宣徽知處州民有積為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

仇乃殺其母置於仇人之門而訴之仇莫能自明戩疑之或謂無足疑戩曰殺人而自置乎門非可疑邪乃親劾治具見本謀

呂婦斷腕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盜夜入舍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

魏濤證死

魏朝奉濤知沂州丞縣兩佐鬭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于監司監司怒有惡語濤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墜死隣證既明其誣遂解

李公驗櫸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鬭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

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王臻辯葛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讐或先食野葛而後鬬即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邪吏曰傷不甚也臻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孫料兄殺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訟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

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資乎訊之果伏

朱詰賕民

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因得其情引因訊之因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因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僞券抑汝女爲婢指十萬爲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柰何因泣下始以實告收子

良付法

方偕主名

方偕大卿為御史臺推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䰠神獄久不决詔偕就鞫之偕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尚多無恙其事遂白

劉敞察冤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

不能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也親按問之甲知敞爲巳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爲神明

鐵工姓名

汪澤民爲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絶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若其棰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録詞無異結案待决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

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爲神

提舉辨明

宋提舉楊某爲越録事叅軍其守治盜嚴凡保内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即械繫解官間盜死郡因治保長制死獄具後公閲狀云左肋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

已成公不聽即追詰元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證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後公二子登進士雖曰有命然其心可尚也

陳睦酷報

宋陳睦嘗提點两浙刑獄會杭民有妾沉香者澣衣井旁嫡子墮井死妻訟于州以爲必沉香擠之三易獄不合睦怒逐掾殺沉香東坡詩發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睦還京久之無所授禱神廟無應后恍聞人云如沉

香何睦震汗廢食累日而卒

刃傷釋福兒

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

果得真殺人者遂釋福兒

焚廬殺夫

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鄧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

謝蘭誣殺

鄧文原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録之得

其情釋繫而坐回時久旱獄决乃雨

漁殺盜網魚

貢師泰爲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一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以爲史等所刼首官史既誣服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寃皆白

徐裕奪貲殺商

浙西有游徼徐裕以廵盐爲名肆掠村落間一日
遇諸曁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屍於水走告
縣曰我獲私盐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
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貢師泰追詢覈按之具
得裕所以殺人狀

邉其揭捕文

開封屠子胡氏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
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人
屍在眢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

小指此屍足指全非吾婦也婦父母素怨胡氏又索辯而乃抱屍而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以逃罪耳時暑不三二日屍已潰略一驗有司權瘞城外下胡氏獄拷驗鍛鍊百至胡遂自誣服事上刑部國朝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其來開封視成案即知寃濫謂宣慰使安文玉曰是婦不死安執不肯改乃令人徧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人中所索辯及它

物色與屍狀同迷其所寓正皆井處也賈胡已它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掘起元屍將詢其所主與隣僉曰然瘞者出曹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執前說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矣是男子以青渪總髮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其冤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開封故吏徐沼州一僕於逆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汲而逐奔于人轉售娼家其事乃白余三

任佐模所至必先申明從初不應受理之令政爲此耳

王旻解卜

西川費孝先善術數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

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俟夫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先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浴重易巾櫛旻思曰敎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肯自沭夜半反被害旻驚駭罔測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録狀牘旻悲泣言曰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畧無驗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道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

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辯云
誠遇明郎活之効歟

趙廉訪檄城隍

某州某大家交結上位而蔑視邑官嘗私繫一逋
債者死焉其家經官取屍時邑尹王某有私忿
逮至拷楚勒令招承輒復異詞大家雖竭力營
救而王尹亦百端究竟累經省憲審覆展轉數
年不得明白元貞乙未廉訪趙副使到首及此
事聞本州城隍及判官靈異移文兩紙及紙錢

至廟焚化與廟祝責限三日報應三日無報應則廟祝決二十七下判官決三十七下越一日大家於囹圄中呼曰某人將到矣可疏我明日逋債者詣廉訪衙呼曰我某人也雙手如縛抱頭不致問其來故曰釋我縛容言之趙副使曰請城隍釋其縛其人遂下手悉言逃故在三百里外某處昨日被人縶其手於首驅之至此遂釋大家而問罪王尹焉

劉令假鬼

至元初北方有劉縣令未理任先以賣藥爲名閒行到邑採訪時邑有冤殺一商官莫能明劉訪冤姓名及商葬其所皆悉署事三日後同官方圍坐佯爲見鬼狀呼曰爾告何事同官及吏卒皆駭劉空中如與鬼語良久呼吏筆之牒尉追捕及到即皆准伏申解上司咸伏其辜遠近以爲神

良肱驗刃傷

余良肱大卿初爲荊南司理參軍有捕得殺人者

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殺人者

海牙釋孝

元布魯海牙太宗時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殺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便出銀以資葬埋

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

捕急濫寃丐

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屍道上携其首去將曉一人纔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决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卧窟中即斬以應命因亦久厭拷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始敗于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

然則追責贓證可不審謹乎

嘷犬起屍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二僕屍壓其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賞過其寺寺犬嘷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嘷官使人發視之屍見矣起屍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

人復甦也以湯濯之少頃能言遂聞于朝盡捕其僧而實于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

姚守别食鷄

京口王一之爲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家畜鷄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迈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鄰家疑其有外姦首之官婦人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鷄對守亟覓老

鷄數十今當死囚適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

梅妻瘖死

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潔圖去梅以快所私梅與族叔鍇素讐相絶歲鄉人社會梅家醉散入夜梅忽死于碎甕間鍇乍聞惻隱往視亟還妻懼鍇或訐發謀所私者誣鍇挾讐乘梅醉跌未死往視之有司逮致訊鞫凡刑加梅妻輙毀加鍇乃無毀焉疑其妻寃益拷鍇不勝遂誣服尋上官讞改鍇戍邊遇雷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頸

生惡瘡三呻吟昔楚以死所私者亦別姦重典葢妻故碎甕擠梅于上刃其頸三擬詭稱醉跌觸甕死適諧往視以其讐誣之則易信且滅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吏卒夾棍等鐵異新故索異麻草堅韌朽脆相懸絶用惑有司云夫情僞微曖其變千狀姦惡不足異也明慎可少忽耶若夫天人之際亦嚴矣

高柔察色

高柔遷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

袁言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稱寃自訟

乃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曰夫

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

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無讐乎對

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財乎

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

文適坐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

曾舉人錢否子文曰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

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樂耶

子文怪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宜早服
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本末柔遣吏卒承子文辭
掘得屍詔書徙盈毋子爲平民抵子文罪

疑獄牽連

祭酒宋本記工獄有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
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歲
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和解
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以
其醉於讐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

場中空迺啓塲磚劃屍爲四五始容焉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廵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搒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脩佛事哭盡哀院詰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壕弗得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二人歎恍循壕相語笞無已時因謀别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

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取夫招魂壕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愬於邑亦以鞠訊憯酷自誣刼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音甬飢寒死也）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狴（音皮）犴（音岸狴犴獸名獄也）衆工隨而譟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為之明工長竟斬衆工愈哀嘆不置編

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舞脩佛事則丐者坌並也至求供飯一故偷兒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兒將盜他人家尚蚤旣熟婦門戶乃闇中依其垣屋以待迫鐘時忽醉者踉蹌入酗而怒其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誶息醉切罵也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塌既不可去又不敢塡治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虐我嘆息飲泣偷兒立牖外悉聽之

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其工死狀速付我錢因俾衆工遙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鄰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塌扳與攀同磚作欲攀關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壕中死人何從來仵作款伏擁騎驢翁墮水仵作誅婦洎所私者磔於市先斷工長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瘦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

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戢刀逃箸而得刃仵作殺而工婦磔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慎刑録卷三終

愼刑録卷四

于公高門

于公爲縣獄吏遷郡决曹掾决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久累之柰何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因辭去太守竟論殺孝婦

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公告其故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大敬重于公其巷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為丞相封西平侯孫永為御史大夫尚宣帝長女館陶公主侯封不絕

寒朗悟帝

寒朗博通經書舉孝廉以謁者守侍御史考案楚

獄有顏忠王平辭連耿建臧信鄧鯉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以建等形色獨問忠平錯愕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多如此帝召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兾以自明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去朗曰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族滅不敢染汙人臣見考囚者咸

言妖惡大故臣子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問以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切嘆臣言既陳死無所悔帝意解後二日自幸洛陽獄審録理出千餘人建初中肅宗詔以朗納忠先帝拜易縣長遷濟陽令以母喪去章和元年上東巡過濟陽三老吏人陳朗前政治狀遷清河太守入爲博士卒年八十四

郭弘傳律

郭弘爲頴川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恕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子躬元和三年拜廷尉條奏重罪從輕者四十一事其所奏讞多得生全中子晊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從子鎮延光中爲尚書順帝立有功封定頴侯拜河南尹轉廷尉長子賀襲封復遷廷尉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延熹中亦爲廷尉代劉寵爲大尉僖子鴻至

司隷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
法律務尚平恕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
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
御史正監者甚衆

不疑辯獄

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録囚還其母問辯出寃獄
幾人即多所辯母喜笑為飲食異於他時或無
所辯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後家
居以壽終

盛吉無寃

盛吉爲廷尉決獄無寃滯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吉所生三子皆任州郡官

仇覽成孝

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毋告其不孝覽曰吾近過其里見其廬舍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毋

身老柰何肆其忿欲置子於不義乎毋聞感愧覽乃至元家與其毋子飲食爲陳人倫孝行禍福之旨元卒成孝子覽之爲政惟務以德化人郭林宗拜其床下曰公泰之師

蘇瓊化爭

北齊蘇瓊初爲刑獄參軍平反強刼寃獄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各相援據逦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

而下洟諸謟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
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琖每集郡儒衞凱等
講於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禁斷淫祠
婚喪教民儉而中禮在郡六年遭憂解職故人
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推察務在得
情多所申雪後陞大理卿克享高壽至隋開皇
中始卒

素立守法

李素立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至死高祖

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一動揺人無所措手足帝嘉納親喪解官起授侍御史爲瀚海都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杯賡益畏服卒謚曰平

戴胄違詔

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選者有詭資廕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太宗曰朕詔不首者死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廼一時喜怒

所發太宗感悟遷尚書左丞卒贈尚書右僕射
追封道國公謚曰忠

有功好生

徐有功舉明經累遷司刑丞時武后畏唐大臣謀
已周興等揣識后旨置獄捕將相引天下豪傑
一切按以反論獨有功數犯顏爭周興劾有功
故出反囚當誅坐免官起爲侍御史辭曰今以
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后固授之薛
季昶復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令史泣以告有

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后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人君大德后默然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會昌中追謚中正

歐陽無根

歐陽觀爲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獄嘗夜治官書

屢歔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求其死也子脩纔三歲乳毋抱立於旁指而嘆曰吾不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脩既成立以學問文章為天下所宗張芸叟初游京師見脩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

吏事所未喻也脩曰不然吾子皆時材異日臨
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
物吾昔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
彼無有也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
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
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
遇事不敢忽芸叟起謝曰先生所教所謂仁人
之言其利愽哉脩後叙歷清要入副樞密遂參
知政事排恩褒祖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脩卒贈

太子太師謚文忠

陳洎任咎

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臨朝族人杖殺一卒洎當驗屍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愳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柰何愳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可及亟索馬入奏洎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後二孫傳道履常皆以詞

學顯仕爲一時聞人

立節論情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鞫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

獄事刑部議如立節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

濂溪悟酷

周敦頤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與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陽由曲法

周陽由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即位由最爲酷暴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爲守則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則凌太守後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自殺由棄市

張湯深文

張湯武帝時以善治獄補侍御史遷太中太夫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及爲廷尉舞智以御人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者而深刻吏多爲爪牙其治獄巧排大臣自以爲功遷御史大夫會伐匈奴山東水旱縣官空虛湯承上旨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舞文巧詆百姓不安其生李文爲御史中丞於是有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怨之湯所愛史魯謁居知湯意使人告文湯論殺之及他姦利事詞頗聞帝問湯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藏宣亦奏謁居事帝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遂自殺

溫舒展月

王溫舒少時椎埋為姦累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大者至族小者廼死論報至血流十餘里其頗不得者往旁郡追求之會春溫舒頓足曰嗟乎令冬月再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善諂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爪牙吏虎而冠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

華成及有人告温舒受員騎錢及他姦利事罪
至族乃自殺

元禮鐵籠

索元禮天性殘忍徐敬業兵興武后欲因大獄去異已者即擢元禮爲推使作鐵籠等囚具每訊一囚窮根抵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故論殺最多後以受賕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俊臣羅織

來俊臣天資殘忍天授中擢侍御史按詔獄最稱
旨脅制群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芥皆入
於死拜左臺御史中丞陰嗾不逞之徒使飛語
誣蟣公卿上急變每摘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
驗不差時號為羅織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於
鼻掘地為牢或寢以矢溺或絕其粮非死終不
得出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
石勒諸武共證其罪有詔斬西市人皆相賀爭
抉目摘肝醢其肉以馬踐其骨無餘

周興熾甕

周興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天授中或告興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因多不伏柰何興曰易耳納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伏罪詔竄興嶺表道爲人所殺

吉溫獄綱

吉溫天寶初調萬年尉李林甫摘銓吏僞選六十餘人帝命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溫佐訊日中獄具林甫以爲能林甫陰構大獄除不附已者引溫居門下與羅希奭推鍛詔獄相勉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偶語後以罪貶端溪尉遣使殺于貶所

蔡確煅煉

蔡確爲邠州司理參軍累遷知雜劾知制誥煅煉皇城卒獄大學生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學

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凡羹飯餅胾置一盆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間無一不承元豐中拜右僕射屢興羅織之獄士大夫重足而立陰與章惇邢恕合志邪謀誣謗宣仁後貶英州別駕改新州死於貶所

慎刑録巻四 終